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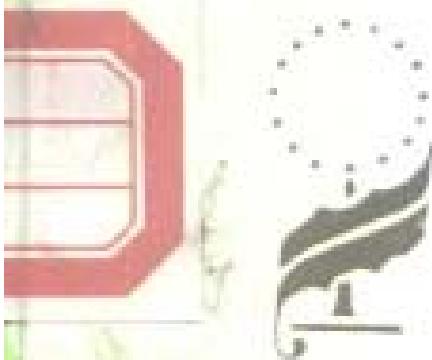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刊

论世界帝国

〔意〕但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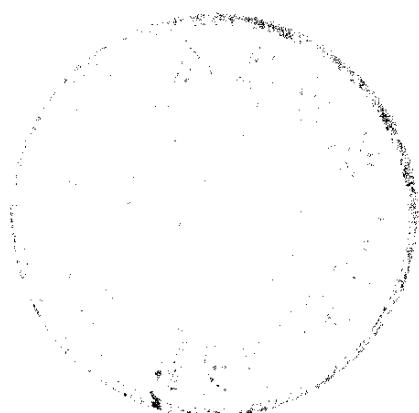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 世 界 帝 国

〔意〕但丁著

朱 虹 译



1642

商務印書館

198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世界帝国

〔意〕但丁著

朱虹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73

1985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64千

印数 7,700 册 印张 3 1/8 插页 5

定价：0.99 元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维特丁
(十五世纪佚名艺术家的画像)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出版说明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但丁·阿利盖里（1265—1321），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他童年丧母，青年丧父，生活困苦。但他从小好学，在布·拉丁尼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先后研究了拉丁文、诗学、古典文学、哲学、神学、历史、地理等科目，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为他后来从事政治和文学创作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丁所生活的时期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行将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开始的时期，是意大利的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时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 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是意大利各城邦的市民和封建贵族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争夺对北意大利的统治权的斗争，还有处于割据状态的各城邦之间的斗争，以及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同各城邦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在佛罗伦萨，所有这些斗争在代表市民和小贵族的圭尔夫党同代表封建贵族的吉伯林党的斗争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圭尔夫党主张依靠罗马教皇统

^① 《致意大利读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0页。

一意大利；吉伯林党则依靠神圣罗马帝国的力量，企图建立其对佛罗伦萨、进而对意大利的统治。斗争结果以圭尔夫党取胜而告终。

但丁的家族属于圭尔夫党。在青年时代，但丁参加了该党对吉伯林党作战的康帕迪诺战役。后来在圭尔夫党掌握的佛罗伦萨新兴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中，但丁参与共和政权的建设并于 1300 年夏被任命为最高行政会议六名行政官之一。但自 1295 年以后，圭尔夫党在对待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的态度上，分裂成了支持教皇的黑党和反对教皇的白党，二者进行了激烈斗争。但丁因为反对博尼法斯八世的贪婪腐败而站在白党一边，结果在 1302 年黑党取得政权时遭到革职和驱逐。从此，他在其他城邦过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活，直至 1321 年逝世。

在流亡期间，但丁过着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生活，艰辛备尝。但是无论教皇反动势力对他施加什么迫害或是进行利诱，他都没有屈服。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关心意大利的前途。他在流亡初期，先后写了《宴会》(1304—1307)、《论俗语》(1304—1305)和伟大的诗篇《神曲》(约 1307—1321)等重要著作。1308 年，当以贤能闻名的卢森堡的亨利伯爵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的时候，但丁在政治上受到鼓舞，认为可以把祖国的和平统一寄托在这位皇帝身上。于是但丁于 1311 年上书亨利七世表示他的热切希望。研究专家一般认为，但丁的《论世界帝国》便是在这个时期写的，虽然由于材料不足，还不能确定写作的准确时间。

《论世界帝国》是但丁的政治理论代表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部书里，但丁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即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全书共分三卷，分别阐述了三个

基本论题：第一，为了世界的福利有必要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第二，罗马人有资格掌握这一尘世帝国的权力；第三，这一世界帝国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而不是间接地受自上帝的代理人——教皇。

关于第一个论题，但丁指出，全人类文明的普遍一致的目的是全面地、不断地发展人的智力，使人类在一切学科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世界和平，而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家。只有在这样的世界帝国里，才能解决世上所有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实现和平与正义的统治，充分发挥人的智能，使其过上幸福的生活。

关于第二个论题，但丁论证说，古罗马人建立帝国，统治世界，这是顺应上帝的意旨，因此，必然是合乎公理的。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在奥古斯都时代，世界统一在罗马政权之下，人间秩序井然，举世和平昌盛。但丁认为这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因此，他理想中的世界帝国应由罗马人执掌政权。这里，但丁所说的罗马人是必须具备其祖先的优良品德的罗马人，而不是他所痛斥的骄傲贪婪的、他同时代的意大利人或罗马人。

在第三个问题上，但丁不顾反动教会的高压统治，大胆而详尽地驳斥了君主的权力来自教皇的种种论点。他论证说，人生于世，有其双重的目的：一是追求尘世的幸福，另一是追求天国的幸福。为此，上帝授权君主，要他以人的理智治国，引导世人遵守哲理道德，发挥智能，使尘世成为“人间乐园”。同时，上帝授权教皇，要他以圣灵化人，引导世人遵守神的教导，能于来世进入“天上乐园”，享永生之福。因此，君主的权力并非来自教皇，而是直接受自上

帝；君主是为保障人类的尘世幸福而进行帝国的统治的。教皇只能以神的启示引导人类获得永生，他执掌天国的钥匙，看守天国的门，但无统治帝国的权力。这样，但丁就为政教平等和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预国家政治提出了有力的理论根据。正因如此，《论世界帝国》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直到本世纪初 1908 年才开禁，又迟至 1921 年，教皇才正式宣布其中政教分离的思想是正确的。

《论世界帝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赞颂人类智慧的潜力，认为世俗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促成人类智能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政教分离的思想，有力地打击了教会的统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中世纪末期，当欧洲一些民族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时，但丁提出建立统一的世界帝国，显然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空想。

《论世界帝国》原文是拉丁文，书名为 *De Monarchia*。*Monarchia* 一词是借自希腊文的中世纪拉丁文，其原意为“一个人统治”，作为本书书名，则为“天下一统”、即统一为世界帝国的意思。中译本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宗教荣誉教授赫伯特·W·施奈德的英译本（1957 年修订版）转译的。英译本根据佛罗伦萨罗斯塔尼约（E. Rostagno, Florence, 1921）编的拉丁文本译出，1949 年初版。

目 录

卷 一

人类需要统一与和平

一、有关为人类创立一统的尘世政体的知识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对这方面的探讨却极为罕见。	1
二、由于这个理论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 它最重要的原理就是人类文明的目的; 这一目的必须是一切文明的同一目的。	2
三、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目的是实现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	3
四、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	5
五、为了造就普天下的幸福, 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	6
六、无论何种机构都需要统一治理,因此,从整体的角度看,人类必然也需要统一治理。.....	8
七、尘世政体不过是那同上帝相结合的单一的世界政体的一个部分。	9
八、人类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 也应象上帝那样是个统一体。	10
九、君临天国的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创始人——上帝; 而人类只有以天国和天父为榜样,才能处于最佳状态。.....	11
十、尘世政体如不从属于最高法庭, 则不可能健全。	12

十一、世界政体利于使贪欲减至最小程度，使正义的威 力获得最大发挥。	13
十二、只有服从理性，只有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的目标 而奋斗，人类才有自由。这样的自由只有在世界 政治机构的治理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16
十三、世界政体最利于实现合理的统治。	19
十四、制订了引导全人类走向和平的法律，世界政体就 能最有效地领导各个地方政体。	20
十五、统一为“存在”与“善”的根本。	22
十六、在奥古斯都帝国时代，正当世界和平最大限度地 得到实现之际，基督托胎下凡一事证实了这些原 理是神圣的；同时，人类在失去那黄金时代以后的 灾难也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	24

卷 二

罗马凭公理一统天下

一、人的理性和神的威力二者都表明，没有公理，就没有 罗马帝国。	26
二、上帝的意旨就是公理的根据。	27
三、罗马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	29
四、奇迹表明上帝关怀罗马。	33
五、罗马政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共同利益。	35
六、罗马人的统治能力表明，他们的统治权是天命所授的。	41
七、多种方式的神旨和神启。	43

八、根据神的旨意，罗马人在争夺世界统治权的竞争中 占了上风。	45
九、罗马通过考验赢得了世界统治权，是理所应得。	48
十、通过一对一的格斗，罗马人赢得那“有公义的冠冕”是 合乎公理的。	50
十一、基督降生表明罗马的统治权是神授的。	52
十二、基督服从罗马法令同样表明罗马的统治权是神 授的。	54

卷 三

尘世的君主统治权直接由上帝赐予而 非来自罗马教皇

一、本卷提出的论点必然会触怒罗马教皇。	56
二、但凡不是顺应自然的，都不符合神的意旨。	57
三、教会的权威并不取决于传统；相反地，传统的权威却 取决于教会的权威。	59
四、以太阳和月亮比拟现世的两种权力是不合适的，因 为那样一来现世的权力就好象是从教会所具有的神 权中反映出来似的。	62
五、利未和犹达的比拟也是不成其为理由的。	65
六、同样地，撒母耳和扫罗的比拟也不成其为理由。	66
七、由上帝执掌的天国和尘世的大权是不能转授给他的 代理人的。	67
八、基督把联结和解除之权授予彼得，但在尘世的司法	

方面这个权并不适用。	69
九、体现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的“两把刀”并不掌握在教会之手。	71
十、即使康斯坦丁大帝把王权赠与教会，他还是无权这样做。	74
十一、篡权并不能产生权力。	77
十二、教皇与帝王的权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所以不能由一人来体现。	78
十三、从历史上说，罗马帝国不仅先于教会，而且也不受教会的约束。	80
十四、教会不可能被授予向尘世政体授权的权力。	82
十五、教会的形式体现在基督的一生中。	84
十六、只有上帝才能统治人类，以达到其双重目的，并为每一目的选择统治者。	85

卷一

人类需要统一与和平

一

有关为人类创立一统的尘世政体的知识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对这方面的探讨却极为罕见。^①

但凡具有灵性因而热爱真理的人，显然都会十分热心于造福后代。为了报答祖先不辞劳苦给他们遗留的财产，他们也要为后代留财富。一个人身受社会的教益而对社会的福利漠不关心，根本不能算他尽到本分，因为那样他就不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②，而是一个吞没一切的大漩涡，只见吸进，不见吐出。我往往以这些事理提醒自己，免得别人指责自己甘愿埋没才具；因此，我不仅力求对社会多作贡献，而且要揭示他人没有探索过的真理，从而获得成果。如果只是再证明一遍欧几里得^③的几何定理，或者试图象亚里士多德^④那样向人类指明其真正幸福，或者学着西塞罗^⑤的样子，为老年人进行辩护，那算什么成果呢？这等于多

① 各卷及各章的标题均为英译者所加。

② 见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全书诗篇》第1篇，第3节（此书脚注除说明为“英译者注”外，均为中译者注）。

③ 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

④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

⑤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古罗马雄辩家，哲学家。

余的“劳动”，除了叫人讨厌，还能有什么结果？

在那些虽然有用但仍未揭示出来的真理当中，关于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的知识最为有用，但也最不为人所知。不过这种知识既然不是直接有利可图，大家也就不大留意了。因此，我拟把它发掘出来，好使我的才智能有益于世，并由于我在这方面建立头功而使我增光。我所从事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断非我力所能及；但我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信赖那智慧的赐予者；他对世人慷慨恩赐，而不求全责备。

二

由于这个理论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它最重要的原理就是人类文明的目的；这一目的必须是一切文明的同一目的。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的含义，它的性质和目的。我们所谓的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或囊括四海的帝国，指的是一个一统的政体。这个政体统治着生存在有恒之中的一切人，亦即统治着或寓形于一切可用时间加以衡量的事物中。关于这个论题，有三个主要疑义需要加以考察：首先，我们必须探讨，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是否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政体；其次罗马人是否有权执掌这一政务；再次，这个政体的权威是直接来自上帝，还是有赖于上帝的某一仆人或代理人？

凡是本身不是原理的真理，其实都可以证明是出自某一原理，因此，在探究之际，必须弄清从属命题的必然性是从什么原理分析引申出来的。同时，本文既是一篇探讨性文章，我们也必须首先探

索原理，因为从属命题就是根据原理的正确性而引申出来的。

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有些事物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对于它们，诸如数学、物理学和神学，我们只能作一些推论，除此就无能为力了。另外有些事物则为我们所控制；我们对之不仅可作推论而且可以实践。在后一种情况下，行动不是为了思想，相反，思想却是为了行动，因为在这类事情上，行动就是目的。由于我们目前所探讨的是政治，是一切维护正义的政治的源泉与原理，又由于一切政治事务都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那末很显然，我们目前要探讨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行动。此外，由于在行动方面，最终目的是一切行动的原理和动因——这是因为行为者首先是由最终目的所推动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行动的任何理由都必须来源于这一目的。譬如木材锯成什么样子，可因盖房或造船而有所不同。那么，不管人类文明的普遍目的是什么，只要存在这样一个目的，它就是最重要的原理，并能充分说明由之而引申出来的一切命题。因此，如果承认某种文明有一目的，另一种文明又有另一目的，而不承认一切文明有同一目的，那就未免愚蠢可笑。

三

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目的是实现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认清整个人类文明的目的是什么；正如先哲在他的《伦理学》^① 中所说的那样，弄清这一目的，我们的任务就

^① 指亚里士多德及其《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此书也译为《伦理学》。

算是完成多一半了。为了给我们这一探索提供证据，我们应该注意到，正如大自然创造大拇指有一目的，创造手掌则有另一目的，创造手臂又有一目的，而创造整个人体又有与以上部分不同的目的；同样，一个人有一目的，一个家庭、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各有其目的；最后还有一个适合于全人类的目的，那是出自永恒的上帝之手，亦即是由大自然所创立。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出这一目的作为我们探讨问题的指导原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明了，上帝与大自然创造万物是不会枉费心力的，凡所创造都各具其功能。因为任何创造行为，如果真有创造性，则不仅要创造出某物而且要赋予此物以正当的功能。因此，正当的功能不是因行使功能的某物才产生的，而是某物因它具备了这一功能才创造出来。所以，作为有组织的民众而言，整个人类也有其正当的功能；这一功能不是任何个人、家庭、地区、城市或国家所具备的。这一功能究竟是什么？只要我们弄清人类的基本能力，那也就清楚了。这里我想申明，不论是何种能力，如果它是为若干不同物种所共有，它就不可能成为其中某一物种的基本能力，因为说明某一物种的特点的基本能力不可能同时是许多物种的基本能力。由此看来，人的基本能力并不是指单纯的存在，因为存在是人和一切元素共有的状态；也不是指人是由元素化合而成的，因为矿物也是化合物；也不是指有生命，因为植物也有生命；也不是指有感应能力，因为其他一切动物都有感应能力。我这里指的是对于智力发展所具有的感应能力，因为不论在高于或低于人类的万物身上，都不曾发现这一特点。固然，天使与人类都同具智力，但天使的智力是不会发展的。天使的存在本身就是智力的体现，所以他们的智力是

永恒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永恒不变。因此，人类的基本能力显然是具有发展智力的潜力或能力。既然这种能力不可能在单个人或上述的任何一个人类集体中完全获得实现，那么在人类之中，必然有一部分人能通过他们本身来实现这全部能力；这正如在造物之中，必然有一部分造物充分体现原始物质的全部能力一样，否则，这种能力就得在原始物质之外存在着，而这是不可能的。阿维罗斯^①对《生物学》^②一书的注疏正好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我所说的这种智能，不仅针对普遍概念或物种，而且还扩展到个别概念上去。因此，人们说，思辨智力的扩展就是实践，并由此而达到行动和创造的目的。我把行动方面和创造方面区分开，因前者是受政治的深谋远虑所支配的，而后者则受技艺所支配；但二者都是思辨智力的扩展，思辨智力则是最高级的功能，至善的上帝为了发挥这一功能而创造了人类。以上我们已经阐明了《政治学》^③中的那句名言，即具有智力的强者生而治人。

四

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

我已经清楚地阐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它的本分工作是不断行使其智力发展的全部能力；这首先是在理论方面，其次则在由理论发展而成的实践方面。既然部分是整体的样品，既然个人

① 阿维罗斯 (Averroes, 1126—1198) ——西班牙哲学家、法学家、物理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做出大量注疏，对传播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起过作用。

② 《生物学》(De Anima) 为亚里士多德所著。

③ 指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Politics)。

感到在宁静的环境里思虑更加周详，处事更加明智，那么，人类显然也是只有身处安定的太平时代才能轻松自如地进行工作。人类的工作是近乎神圣的；“你创造他仅次于天使”^①。显然，上帝为了造福世人曾作了种种安排，而在这种种安排之中，世界和平是头等大事。因此上帝说，天上传给牧羊人的福音不是财富，不是享乐，不是荣誉，不是长寿，不是健康，不是力量，也不是美貌，而是和平。因为天使们宣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②，而“愿你有和平”^③也是救世主的祝辞；因为至高无上的救世主发出至高无上的祝辞，那是非常恰当的。他的门徒都很注意经常使用这一祝辞；很显然，保罗就是这样做的，这一点谅必人人都是很清楚的。

以上所述表明人类要完成本分工作所必须遵循的那条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道路；因此，这同样表明我们必须立即走上这条道路，那就是世界和平的道路，以求达到我们全部工作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原理，如前所述，它是构成我们以下一切论点的基础。它也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标准，可以用来检验我们试图证明的真理。

五

为了造就普天下的幸福，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世界政体。

关于一统天下的尘世政体，一般也称作帝国，我开始时说过，

① 《旧约全书诗篇》第8篇，第5节。

② 见基督教《圣经》中的《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2章，第14节。

③ 同上第10章，第5节。

有三个主要疑义必须提出来加以探讨。这三个疑义，我也说过，我准备按次序逐一讨论。第一个疑义是，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一统的尘世政体。从来也没有人提出过有分量的论点或典据以否定这种必要性；相反地，肯定这一必要性的论点却是十分明确有力。最早的论点见于《政治学》，具有先哲的权威。在那里，这位可敬的权威指出，每当几个物体结成一体，其中必有一个起调节和支配作用，其余则服从调节和服从支配。这一点看来是可信的，因为这不仅凭借作者英名的威力而成立，而且也是根据归纳推理所得的结论。试以单个人为例，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在他身上就有充分体现；因为即使他倾全力追求幸福，但如果他的智能起不到支配和指导其他能力的作用，他也不可能获得幸福。又譬如一个家庭的目的是要让家庭成员生活舒适；其中必须有一个人起调节和支配作用，我们称之为家长，不然，也得有个相当于家长的人。先哲亚里士多德说：“每个家庭以最年长者为主。”荷马^①也说过：支配整个家族和定出家规就是这一家之主的职责。因此，那句咒骂人的谚语说：“但愿你家里出了个跟你分庭抗礼的人！”再譬如一个地区，它的目的是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起相互协助的作用。这里必须有一个人出来管辖他人，这个人或者由大家推举，或者是众人乐意拥戴的杰出人物。否则，这个地区不仅不能提供内部的互相协助，反而常常因为争权夺势而导致整个地区的毁灭。同样，一个城市的目的是安居乐业，自给自足；那么，不管这个城市的市政是健全还是腐败，这个城市必须有一个一统的政体。否则，不仅

^① 荷马 (Homer, 公元前 1000—800 之间) —— 相传为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 和《奥德修纪》(Odyssey) 的作者。

公民的生活达不到其目标，连城市也不成其为城市了。最后，不妨以一个国家或王国为例，它的目的与城市相同，只是维护和平的责任更重。它必须有一个单一的政府实行统治和执政，否则国家的目的就难以达到，甚至国家本身也会解体，正如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说：“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因此，如果这些情况确实符合有着统一目标的个人和特定地区，那么，我们前面的立论就必然是正确的。上述已经证明整个人类注定只有一个目的，因而人类就应该实行独一无二的统治和建立独一无二的政府，而且这种权力应称为君主或帝王。由此可见，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一统的政体或帝国是必要的。

六

无论何种机构都需要统一治理，因此，从整体的角度看，人类必然也需要统一治理。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亦即该部分的结构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但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该部分与其目的或最大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部分结构的利益不能超过整体结构的利益，而是后者超过前者。既然事物有双重结构——即联系着部分与部分的结构和联系着部分与整体的结构，这有如在军队里，士兵与士兵有联系，而士兵又与他们的司令官有联系——那么统一各个部分的结构就比其它结构优越，因为它正是后者要达到的目的。因此，部分之间的联系就为着统一

的结构才存在的，而不是反过来。如果说，在人类的局部联系中存在这种结构形式，那么按照上述的三段论法，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就更应该存在这种结构形式，因为整体结构或其形式的利益超过局部结构的利益。但是，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详细阐明，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都有这种统一的结构，因此，作为整体的人类也有、或者应该有这种统一的结构。也正如我们所阐明的那样，作为国家的某些部分的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本身，应该组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应由一个统治者或政府来统一，因此，这就必然要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君主或世界统治机构。

七

尘世政体不过是那同上帝相结合的单一的世界政体的一个部分。

进一步看，人类社会，就其组成部分而言，是一个整体，但它本身则是另一整体的一个部分。因为如前所述，人类社会是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整体，但显而易见，它不过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只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各个从属部分才得以秩序井然，同样，人类社会自身也必须适应全宇宙的秩序。但是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只是根据一统的原则才会秩序井然（这是以上的论述所证明的），因此，人类社会自身也必须根据一统的原则才得以秩序井然，即得力于它的统治者——起绝对一统天下作用的上帝。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一个一

统的世界政体是必要的。

八

人类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也应象上帝那样是个统一整体。

事物如按其原创始人即上帝的意旨发展，就会处于各自的最佳状态；这一点除了否认神的美德能达到尽美尽善的那些人以外，在一般人看来是非常明显的。

按照上帝的意旨，所造物一经造就，就要尽其本性之所能，以体现神的形象，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① 虽然我们不能说低于人类的造物体现了神的“形象”，但我们能说一切造物都与神有“相象”之处，因为整个宇宙无非是神的美德的体现。所以人类只有尽其所能与上帝相象，才能处于最佳状态，而人类又只有达到完全统一才接近上帝的形象，因为统一的真正基础就是上帝本身。且看《圣经》是这样写的：“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② 然而人类只有结成一个统一体才算是全面统一；不言而喻，只有整个人类服从一个统一的政体，才有可能全面统一。因此，正如本章一开始所表明的那样，人类服从一个一统的政体就能与上帝的形象最接近，它的存在也最接近神的意旨，而这意旨就是要人类幸福地生活。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26节。

② 《旧约全书申命记》第6章，第4节。

九

君临天国的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创始人——上帝；而人类只有以天国和天父为榜样，才能处于最佳状态。

同样，一个小孩只有尽其本性之所能，亦步亦趋地模仿他完美的父亲，他才能成为一个可爱的完美的孩子。既然按照《物理学》(Physics)作者^①的说法：“人是由人和阳光繁殖的”^②，那么人类就是天国之子，而天国的一切则是尽善尽美的。因此人类也只有尽其本性之所能，亦步亦趋地模仿上帝才能处于最佳状态。独一无二的运动，即原动力，和独一无二的创始人，即上帝，统治着整个天国的一切部分、一切运动和动力，因此，只有人类的一切动力和运动服从唯一的动力(即政体)和唯一的运动(即法治)，人类才处于最佳状态。人们正确运用三段论法进行哲学思考，那就很容易看出这个道理。因此，为了给尘世带来幸福，看来有必要建立世界政体，也就是称为帝国的那个一统的政权。包修斯^③受到这种推理的启示，写道：

“倘若尘世如天国，世人心中充满爱，呵，人类该有多幸福！”^④

① 亚里士多德。

② 《物理学》II. 2, 11。——英译者

③ 包修斯 (Boethius, 约480—524) ——古罗马时代文人，狱中著有《哲学的安慰》；此外有数学、音乐方面的著作。

④ 《哲学的安慰》(On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II. 8。——英译者

十

尘世政体如不从属于最高法庭，则不可能健全。

凡是可能出现争执的地方，就必然有裁判。否则，没有自己进行调整或惩治的手段，事物就不会完善。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上帝或造物主是没有缺陷的。在两个彼此不相隶属的政体之间，可能由于本身的或其臣民的过错而发生争执。这是很显然的。因此，在它们之间就需要进行裁判。它们互不隶属（因为大家都处在同等的地位也就不存在权威），互不了解，所以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必须有一种更广泛的权力，能在其司法权限内管辖这二者。这第三种权力要么是世界政权，要么不是。如果是，那我们已经有了结论。如果不是，那必然是在其司法权限之外遇到对等的权力；这时候它又需要第三者进行裁判，如此循环，永无止境，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就必然需要有一个最高的首席法官，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裁判一切争执，这就是我们的世界统治者、即帝王。因此，就有必要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先哲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事情最怕的是乱，而权威多了就会乱，因此，权威应是独一无二的。”^①

^① 亚里士多德引用荷马：《伊里亚特》II. 204，见《形而上学》(Metaphysics) XI. 10。——英译者

十一

世界政体利于使贪欲减至最小程度，使正义的威力获得最大发挥。

一旦正义成为尘世的最大威力，世界就有最良好的秩序。因此，维吉尔^①为了歌颂当时行将兴起的一个新时代，曾在他的《牧歌》(Bucolics)中唱道：

“贞女和农神王朝终于再现。”

所谓“贞女”，指的是正义；这正义有时被称为“明星”。所谓“农神王朝”，指的是最理想的时代；这时代有时被称为“黄金时代”。在一元化的政体下的威力最大；因此，要获得最良好的世界秩序，就须要建立世界政体，即世界帝国。为了使这个小前提更加明确，我们不妨再强调一下：正义的本意可以说是正直或不偏不倚，因此，象白色一样，抽象的正义是没有程度上的差别的。《六法则全书》(Book of the Six Principles)的作者^②说得对：有些形式属于这一类，它们可以加入到各种合成体之中，但其本身仍然是单一的、不变的。然而，如果它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限制，我们就知道这种限制来自同它们混合的异物，而这些异物又全有某些或多或少是不可调和的混合物。因此，就意向和行动而言，加入到正义之中的不可调和的混合物最少时，正义也就最有力量。到那时，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贞女胜似启明星”^③ 的这句话才适用

① 维吉尔 (Virgil, 公元前 70—19) —— 古罗马诗人。

② 吉尔伯图斯·波列塔努斯 (Gilbertus Porretanus)。——英译者

③ 《伦理学》V. I. —— 英译者

于正义，因为，她那时好比是月亮，在拂晓时分与其兄弟太阳恬然交相辉映。就意向而言，正义常常受到意志的干扰。如果在伸张正义之前，意志没有完全摆脱贫欲，那么正义就失去它纯正的光辉，因为它搀进了异物，不管异物的分量多么微小。因此，企图左右法官意见的人都要判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行动而言，正义要受到人的能力的限制。因为正义是一种能激发他人感情的美德；如果一个人不能公平待人，那他怎么能有公正的表现呢？因此，一个公正的人拥有的权力越大，正义的威力就越能充分发挥。

所以，根据这一命题，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主张：正义只有体现在最自觉自愿和最有能力的人身上才能在全世界发挥最大的威力，而唯一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就是世界君主。因此，正义只有完完全全体现在世界君主身上，才会在世界上发挥最大的威力。这种复合的三段论法的第二图式必然是否定式的：

$$\left. \begin{array}{l} \text{全部乙等于甲} \\ \text{唯独丙等于甲} \\ \text{唯独丙等于乙} \end{array} \right\} \quad \text{或} \quad \left\{ \begin{array}{l} \text{全部乙等于甲} \\ \text{非丙不等于甲} \\ \text{非丙不等于乙} \end{array} \right.$$

如前所述，大前提是明白的。而小前提则可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首先从意志方面，然后从能力方面。作为第一方面的论据，我们必须看到，贪欲是正义的极端对立物，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第五卷中早已指出。如果摆脱了贪欲，那么意志中就不复存在正义的对立物了。这位先哲认为，凡是法律

① 根据上下文中译者认为这个图式可作如下解释：

$$\left. \begin{array}{l} \text{正义体现为最有力量的人} \\ \text{唯有世界君主最有力} \\ \text{唯有世界君主体现正义} \end{array} \right\} \quad \text{或} \quad \left\{ \begin{array}{l} \text{正义体现为最有力量的人} \\ \text{任何非世界君主不可能最有力} \\ \text{任何非世界君主不可能体现正义} \end{array} \right.$$

能解决的，就不必诉诸法官。先哲的这种看法显然是出于对贪欲的戒心，因为贪欲特别容易蛊惑人心。那么，只要是无所不有，贪欲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对象消失了，欲念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一统天下的君主就无所不有，因为他的权限是以海洋为界，其他王国都以邻国为界，就谈不上这一点，例如卡斯蒂尔王国国王的领土以阿拉贡王国国王的领土为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包含着正义的世俗意志之中，世界君主的意志是最纯正的。此外，贪欲无论怎样微小，总要遮掩正义的光辉，而仁爱或热衷于正义却能使正义发扬光大。因此，什么人最热衷于正义，他就能把正义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世界君主就是这样的人；有了他，正义就发挥或者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热衷于正义确实起到了上述的作用，这可以证明如下：贪欲无视人类本身而追求他物；仁爱却无视其他一切而追求上帝与人类，因而必然追求人类的利益。如前所述，人类最高利益是安居乐业，正义则是这一利益主要的和最有力的推动者，而仁爱又是正义的主要推动者——越是仁爱就越富有正义感。在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唯独那世界君主最富有正义感，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阐明如下：如果我们喜爱某物，那么它越是我们的切身之物，我们就越喜爱它；而人们对那世界君主比对其他君主更为切身，因此，那世界君主也最爱他们，或者说，应该是最爱他们。但凡考虑过事物的被动性和主动性的人，对这个大前提是看得很清楚的。小前提则可从以下事实推出：人们与其他君主只有部分的关系，而与那世界君主则是息息相关的。再说，人们是通过那世界君主才得以同其他君主相接近，事实就是如此，而不是相反。因此一切都是那世界君主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关怀对象，而其他君主关

怀他们则只能通过那世界君主；其他君主的关怀也是从那世界君主的最高关怀中派生出来的。此外，一个原因越具有普遍性，它就越显得真实，因为次要原因都是通过主要原因起作用的，这在《四因论》^①一书中有所阐述；而一个原因越是真实，它就越有可能产生效果，正因为这样，原因才成其为原因。如上所述，既然那世界君主在世人之中是幸福的最广泛的根源，而其他君主也只有通过他才能如此，因此他最热衷于为人类造福。

其次是关于伸张正义的能力（而不是意志），如果谁明了这个词的含义，他怎么还会怀疑那世界君主具备这种能力呢？既然他是统治一切的，他也就不可能有敌人了。小前提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结论看来也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这世界为了获得幸福就必须建立一个一统的政体。

十二

只有服从理性，只有全心全意为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奋斗，人类才有自由。这样的自由只有在世界政治机构的治理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类一旦获得充分的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如果我们领会了自由的原则，这一点也就清楚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由的基本原则是有选择的自由，这一点许多人都挂在嘴边，但很少有人放在心上。他们只会说，选择的自由就是判断事理时的意志自由。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他们说话的口吻很象

^① 《四因论》(De Causis) 为亚里士多德所著。

我们的逻辑学家，后者为了运用逻辑推理而不断援引某些命题，譬如“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因此，我必须说明，判断力往往介于理解与欲念之间。对于某一事物，首先是理解，理解之后再判断好坏，判断之后才决定取舍。因此，如果判断力能完全控制欲念，丝毫不受欲念的影响，那它就是自由的；如果欲念设法先入为主，影响了判断力，那么，这种判断力就不是自由的，因为它身不由己，被俘虏了。正是这个缘故，低等动物不可能有自由的判断力，因为它们的欲念总是先于判断力。这也说明为什么意志坚定的智者以及那些蒙受天恩而超凡脱俗的精灵并没有失去判断力的自由；他们能完美地保持它和使用它，尽管他们的意志固定不变。

如果我们领会这个原则，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种自由——我们一切自由的原则——是上帝对人类的最大恩赐（我在《天堂》中也是这样说的）^①，因为这种自由能使我们感到在尘世作为人是幸福的，在天国则作为神也同样幸福。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谁能否认人类一旦充分运用这一原则，就能生活得最美好？

然而，在世界君主的统治下生活是最自由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如先哲亚里士多德在论“单一存在”^②时所说，自由的意思就是为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他人而生存。凡是为他人而生存就必然要受制于他人所以生存的目的，譬如修路，这路之

^① 根据但丁此处关于《神曲》(Divina Commedia) 的第一部《天堂》(Paradiso) 的附言，可确定本文系 1317 年以后所作。但多数学者认为此附言是为迷惑后人而在成书以后加上去的。一般接受博加丘 (Boccaccio) 的说法，认为本文作于 1310—1313 年间。

^② 见《形而上学》I。——英译者